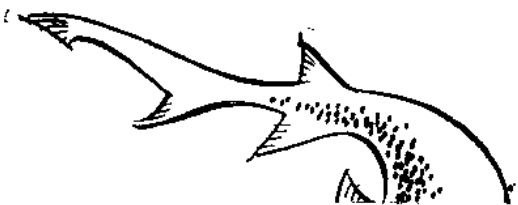




海底大战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海底大战

姜炳纯 林惠成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海底大战

Haidi Dazhan

姜炳纯 林惠成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1/4 字数100,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0

统一书号：10289·28

定价：0.41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回 见奇景“霸王”起贪心	(3)
保家园“智囊”献良策	
第 二 回 设陷阱群凶逞淫威	(10)
怀正义孤胆显英豪	
第 三 回 猛旗鱼救驾建奇功	(16)
诡银鲛贪功揭黄榜	
第 四 回 斗银鲛小蟹露锋芒	(24)
访“妙手”姥鲨知“四怪”	
第 五 回 骁勇将章鱼脱险境	(31)
叛国贼螯虾遭祸殃	
第 六 回 迎凯旋真鲷呈鲜菜	(37)
宴群臣龟王泪横流	
第 七 回 庆胜利海兔献绝技	(46)
报敌情乌贼巧捉奸	
第 八 回 狼牙鳍酷刑惩刺客	(54)
乱石鱼殒命名利场	
第 九 回 “海雷公”首战惊沙场	(60)
“旅行家”初探显奇能	

第十回	施魔术乌贼不翼飞	(68)
	逞恶癖斗鱼相残杀	
第十一回	急危难众将思良策	(76)
	释前隙寨主出奇兵	
第十二回	舍生死带鱼灭强寇	(84)
	转逆境“长尾”荐高明	
第十三回	豹纹鲨游说鲸鱼国	(91)
	乌贼王见拒水族城	
第十四回	耍阴谋巧施激将法	(98)
	泄义愤双将苦厮杀	
第十五回	说是非龟王息干戈	(105)
	奉赏赐“珠母”话珍珠	
第十六回	围孤城霸王逞霸道	(114)
	忧兴亡匹夫惊王官	
第十七回	请“摩西”海参遇大难	(121)
	设迷阵飞鱼越重围	
第十八回	“小霸王”刚愎轻殒命	(128)
	“顺风耳”报国走险关	
第十九回	钓龟计鲨王获大胜	(136)
	遭暗算龟王险丧生	
第二十回	得道者众雄齐相助	(143)
	失道者惨遭灭顶灾	
尾 声		(150)

引 子

茫茫大海，湛蓝深广。

这是水的世界，也是生机蓬勃，奥妙无穷的海洋生物世界。

话说这海洋某处有两个相邻王国对峙而立，一曰水族国，一曰鲨鱼国。

这两国何时成立，未闻史书，也不见经传，到底有无请读者不必费神深究。

闲话少叙，且将此二国景况细细道来。

鲨鱼国本是名门望族，“子孙满洋”，有二百五十种之多。小的如袖珍鲨一根铅笔长短，重仅二百克；大的如鲸鲨长达二十余米，重二十吨，与四头大象相等，堪称鱼类之冠。除此之外，他们的生理结构也很特殊：骨骼软韧，大部分为卵胎生，多的一次可生下小鲨六十余条，可谓“人丁兴旺”。他们体内无鳔，为免遭沉底之灾，总是一刻不停地游弋，似一架上满发条的时钟；他们皮肤粗糙，成千上万突起的盾鳞镶嵌其上，似一把锉刀；口中有好几套锋利的牙齿，咬啮肉食快如利刃；胃口则更妙，吞食的美味，可保存几日，甚至一月也不会变质；尤其他们的免疫力实在惊人，便是把病原菌、癌细胞植入体内也不会染病丧命。仗恃此种种优势，鲨鱼国争强好斗，横行无忌，妄图称霸一方。

鲨鱼国恃强欺弱，激起了弱小水族的强烈反抗。硬骨鱼类、虾蟹鳖贝等联合起来，建立了与之斗争的水族国。此国虽然弱小，但因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却也阻止了鲨鱼国实现称霸一方的野心。

这一日，日朗风和，薄雾轻笼。突然，一座楼台殿阁落于水族国上空。就为争夺这座仙山琼阁，二国又展开了一场殊死大战。有诗为证：

海洋世界起纷争，
凶神恶鲨夺奇景；
弱小水族同心战，
保家卫国显奇能。

欲知详情细节，请一一观看下文。

第一回 见奇景“霸王”起贪心 保家园“智囊”献良策

鲨鱼国的国王名叫双髻鲨。他位居至尊，长相也怪：头部两侧向外突出，犹如大家闺秀的玉簪螺髻，正因为此，他才得了这个清秀的美称——双髻鲨。别看他貌似文静，两只大眼睛镶在“T”形头部的两边，一个大嘴藏在下部。其实他生性残暴，速度敏捷，咬人作恶，数他最凶。

自他登基为王之后，一直想吞食海中一切异类，由鲨鱼独霸江海大洋。可是时光如流水而过，他的“雄心壮志”不但未酬，反而逼出了一个“水族国”。这真叫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一天，正值春夏之交，丽日侧射，风清浪平，一片太平景象。独居后宫的鲨王却正为“图强霸业”焦虑不安。突然门外一声大叫“报！”，他回头一看，有一小鲨伏身跪在门外。鲨王正不耐烦，大喝一声道：“何事？”“启禀大王，鲭鲨将军求见。”“嗯？！”鲨王正想下令不见，那小鲨却又禀道：“他说有要事禀报。”“传他进宫。”“是！”小鲨接到钧旨，返身一溜烟地跑了。

不到半刻，鲭鲨神色激动地进到宫内。他刚喊了一声“大王”，看到鲨王脸色不悦，才发觉自己过于慌张，竟然忘了面见大王之礼，连忙退出门外，屈膝跪倒，高呼：“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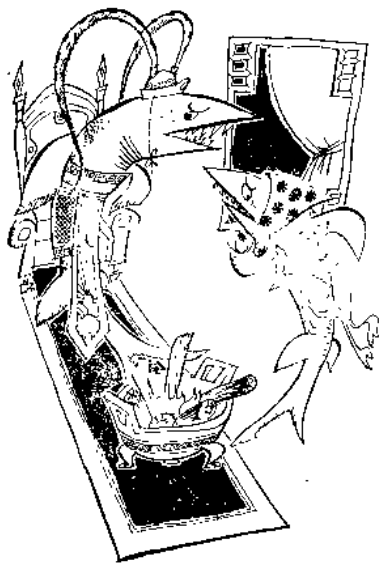
见大王。”鲨王的脸色这才缓和过来，傲然地应道：“爱卿平身。”“吾王万岁，万万岁！”鯖鲨边说边立起身来，低头躬身进宫。鲨王踱了两步，回身坐到正面的大椅之上，漫不经心地问道：“有何禀报？”鯖鲨见问，急忙俯身跪倒，禀道：“大王，适才小的率部下在水族国边境围猎鲑鱼，偶然钻出水面，见到水族国上方新立一座仙山琼阁。”“什么，仙山琼阁？”鲨王听到这里，一下子跳了起来问道。鯖鲨忙回答，“大王，正是仙山琼阁。”鲨王一把拉起鯖鲨，一双眼睛瞪得滚圆，问道：“你看得清楚？”“小的看得明明白白。”“见得实在？”“千真万确。”“混帐，何不就势夺来？”鲨王用力一推，鯖鲨倒退好几步，险些栽倒在地。“大王息怒。小的这就率部前去争夺。”鯖鲨战战兢兢地说。鲨王将头一摆命令道，“好，立即前去，速战速决。若是夺来还算罢了，若是夺它不来，你提头来见。”“是！”鯖鲨转身要走。“慢！”突然一声大喊从门外传来。随着喊声，一位老者稳步走进宫内。他一把拉住鯖鲨，然后向鲨王一拜，口呼“大王万岁，万万岁！”

鲨王定睛一看却原来是姥鲨。姥鲨在鲨鱼国中其貌不扬，战功也并不显赫，可是他胸有韬略，善于谋划，加上他曾是东宫太傅，教过鲨王，如今年事已高，三朝元老，鲨王对他只得另眼看待了。鲨王不知姥鲨闯宫拦将的意图，又不便深怪，只好强装笑脸地说：“老先生平身看座。”“谢座。”姥鲨坐定之后，缓缓地问道：“大王，老朽方才在门外听说大王要去夺那仙山琼阁？”“正是。”鲨王答道。

“老朽以为如此强夺，似有不妥。”“此话怎讲？”鲨王瞪

圆双眼，不悦地反问。姥鲨并不理会鲨王的脸色，依然斯文地说道：“无由兴兵谓不义；仓促上阵谓不智。不义不智难于取胜，此兵家常理，大王不会不知的。”姥鲨寥寥数语，倒提醒了鲨王。他暗自称赞，“这老不死的倒也有些主见。”见姥鲨沉稳的样子，鲨王猜想，他必是成竹在胸，不觉起身问道：“依老先生之见——”姥鲨微微摆手，低声说道，“请大王附耳上来。”……

姥鲨究竟出何计谋暂压下不表。且说仙山琼阁突然落在水族国海域，也被本国臣民发现。他们个个高兴，人人欢喜，齐声言道，这是老天有眼，赐福水族，于是纷纷进宫朝贺。



水族国的大王，不是别人，却原来是那老海龟。龟王貌不出众，语不惊人，又无拚杀征战的本事，可是他在水族国中年岁最大，性情温和，又足智多谋。大家一致认为，水族国取胜之道以义不以力，海龟为王最为合适，所以推举他做了大王。

龟王听罢众人朝贺，连忙召集群臣议事。他并无喜色，倒有些忧虑地说，“‘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财富和

幸福要靠自己创造，飞来之财未必可贺。”众大臣听龟王这一番议论，觉得有理，却也认为，此仙山琼阁固然是天外飞来，受之不安，可是龟王如此忧心忡忡，也未免太过了。他们站立不语，静等龟王下文。龟王接着说，“那鳖王贪婪成性，早想染指我国。这座楼台如今出现，鳖王能不动心？倘若为此而引起战争，岂不使百姓遭殃，生灵涂炭？”众臣听到这里，方才看出龟王用心极深，不禁个个点头称是。

就在这时，忽听门外有人大喊，“探照灯，快快开灯察看，有一不速之客闯入我国。”这喊者是谁？原来是象鼻鱼。这象鼻鱼的颌部延长，形成一只不大的鼻子，酷似大象之鼻，故而得了这个雅号。他相貌奇异，本领也特殊——能未卜先知。原来象鼻鱼尾部有一小型“电池”，别看“电池”不大，竟能产生六伏电压。他每分钟向周围发射一百多次电脉冲，放电产生的电磁波遇到物体便反射回来，被位于背鳍基部的一个专门接收无线电回波的接收机所捕捉。这样，就象雷达一样，他能够极快地探明周围情况，所以，他又有“活雷达”的美称。

象鼻鱼喊声刚落，“刷”，一道白光射出，将距城门十五米之内照得通亮。这道灯光是由绰号叫“探照灯”的一种鱼双眼射出的，他的眼内有一种特殊的发光菌，这种本领也堪称一绝了。

光亮照射之处，只见一条大鱼，身長丈二，体呈青色，牙齿尖利，双目圆睁，甚是凶恶。这条“大汉”刚到水族城门，便被对虾横枪挡住。“来将何人？”对虾厉声喝道。

“吾乃鳖王特使、大将军鲭鲨是也，请速速通报。”鲭鲨略

显焦急地回答。对虾仍不放过，警惕地追问，“敢问将军到此有何贵干？”“奉鲨王之命，向龟王面呈书信。”鯖鲨举起书信说道。对虾听罢，左右环视一番，未见有何破绽，将钢枪竖起，开了城门。

对虾领着鯖鲨穿街走巷，直奔王宫。一路之上，但见街市整洁，屋舍井然，无论官员百姓尽都面带自信，匆忙来往。鯖鲨看后，不禁暗暗称道，欲灭此国实在不易呵。

鯖鲨被带进宫中，将信呈与龟王。龟王拆信一看，见上面写道：

龟王：

吾二国同居水域，共处一方，本当携手并肩，亲密无间。不料偶有小隙，曾动刀兵，致使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吾每虑及此，则涕泪俱下，实不愿再睹也。

今闻大王疆土有仙山琼阁突起，万民庆贺，水族同欢。愚以为，此大王德高望重，感天地动鬼神，神人共助之兆也。

为示庆贺之意，特备酒宴，敬请大王光临。粗粝之食，不成敬意，略表捐前隙，结友谊，修好之情耳。万望大王屈时光临，以慰饥渴。

翘足而待，敬候佳音。

双髻鲨拜上

龟王读罢书信，沉吟多时，没有发话。鯖鲨见状，疾步趋前，恭敬地说道：“请大王指示，以便小的回禀吾王。”龟王微微点了点头，说道：“将军初到敝国，又是特使，岂有空腹而返之理。送鯖鲨将军到后宫用饭，好生款待，不得怠

慢。”“是！”二名侍卫引着鲭鲨走出大殿。见鲭鲨已经走远，众将齐声问道：“大王，这鲨王信中说些什么？”龟王将信中内容略述一番。众人听罢，不免发起急来。带鱼将军抢出几步，大声嚷道：“这是鸿门之宴，万万不能应邀前往！”“对，不能赴宴。”众人也齐声高呼。乌贼将军倒竖双目，挥舞十条触手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王千万不能相信鲨王巧言，此宴不能前去。”箭鱼将军一步蹿到龟王座前，瞪起双眼大叫：“什么乌鲨王，怕他怎的？就是不去！”他的话音还未落，一句果断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不，一定要去。”“呵！？”众人一听，不觉一惊，循声望去，只见门外走进一个人来。这人一身文官打扮，仪态潇洒，步履斯文；可是他的尾鳍当中有一叶状突出，恰似长矛，又平添一股英武之气。你道是谁？原来是总鳍鱼。

这总鳍鱼是海中最古老的鱼类。在距今四亿多年前的泥盆纪，他还门族昌盛，可是到了中生代后，便逐渐



衰败下来，到现在幸存者已寥寥无几，故被水族国视为国

宝。在国中，他阅深历广，又极善谋划，被选为军师，人送雅号——“智多星”。

众人见军师要让龟王赴宴，都大惑不解，呆呆地望着他，静等下文。“众位将军，”总鳍鱼笑吟吟地说道：“蟹王设宴，说得冠冕，内含杀机，不过是鸿门宴旧戏重演罢了。”“既然如此，岂能让大王自投罗网？”带鱼抢先问道。军师点了点头说：“将军，蟹王这一纸书信十分厉害。吾王如若前去，正中他计；如若不去，他又会四处张扬，说我国全无捐前嫌，结友谊的诚意，一旦战争爆发则罪在我国。”说到这里，总鳍鱼在殿前踱了几步，突然立住，说道：“我有办法，不知可用否？”龟王一听十分高兴，忙说：“快快讲来。”总鳍鱼不慌不忙走到御案前边，拈起御笔，在案上写就几行小字。龟王俯身看罢，愁云顿扫，拍案言道：“就依你计。”要知总鳍鱼写的什么，请看下回。

第二回 设陷阱群凶逞淫威 怀正义孤胆显英豪

总鳍鱼在案上写完几行小字之后，龟王仔细一瞧，却是一首小诗：

酒要少吃莫过头，
首藏甲内躲毒手，
两员大将随王去，
事遭不测任去留。

下边又写两个大字，“章、旗”。龟王看罢，心里明白，是让他靠坚硬背甲保护自己，倘遇变故，不必管章鱼、旗鱼将军，随他们各自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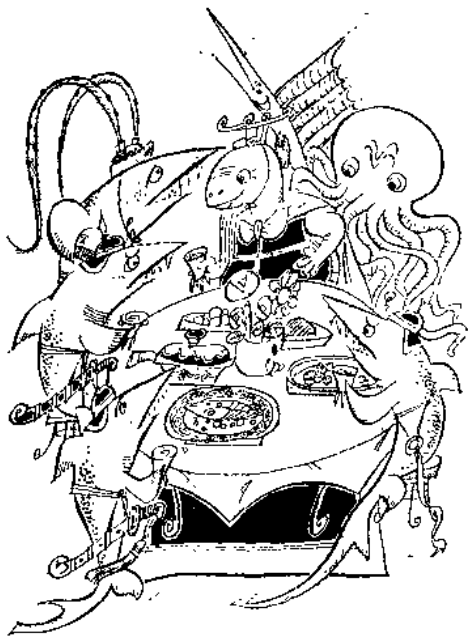
总鳍鱼沉思片刻，面带忧色地说：“大王，此法是否可行老朽也无十分把握，倒害大王要担些风险了。”龟王不等军师说完，便接口说道：“保家卫国君臣有责，寡人身为一国之主更应首当其冲，只是此行章鱼、旗鱼二位将军要受苦了。”章、旗二将军闻言挺身而出，同声说道：“报效国家，万死不辞。”“好，传令官！”“有！”“通知鯖鲨，让他回禀鲨王，就说寡人即刻动身，前去赴宴。”龟王说罢，起身便走。

君臣三人行走不到一个时辰，便来到鲨鱼国。刚到城门，只见鲨王热情地立在门前，两队卫士雁翅式排开，分列两旁。两国君主行了见面大礼之后，鲨王陪龟王检阅了仪仗队。那仪仗队由长尾鲨组成，他们体粗、头小、吻短、尾巴却很长，几乎占去身长的一半，此刻正以尾击水，表示热烈欢迎。旗鱼眼快，立即发现这些长尾鲨用尾击水，驱赶来一些小鱼，然后毫不客气地吞进肚里。“这哪里是什么仪仗队，不过是长尾鲨取食之道罢了。”旗鱼愤然地暗道。

欢迎仪式结束，鲨王亲自牵手引路，将龟王迎进宫中，甚是亲热。到了大殿，两国大王分宾主坐定。寒暄几句之后，鲨王一摆手命令道：“宫灯点起，桌案排开，准备开宴。”喊声一落，只见大殿之上突然挂起各色珠宝，晶莹璀璨，华光四射，参差错落，煞是好看。这等豪华在水族国中见未曾见，闻未曾闻，龟王不觉皱了一下双眉。鲨王见状，以为龟王有所动心，便自得地说道：“敝国粗陋，献丑了。”龟王连忙摇头说：“此等景象，世所罕见，鲨王不必客气了。”鲨王听到这话，更加得意，大声喊道：“抬酒上菜。”随着喝声，一队侍者鱼贯而出，摆杯送箸，斟酒献菜，格外殷勤。龟王定睛细看，案上杯盘，非金即银，鲨王与自己面前的两只酒杯竟是翠玉雕成，杯口是一龙口，杯身是一龙头，工艺极其精细，真雕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龟王看罢，不禁叹道：“真乃世间珍品也。”鲨王听后，佯做谦虚地说道：“龟王过奖了。”

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鲨王喝得有些飘然欲仙，便露出些本相来。他略带傲慢地说道：“听说龟王博闻强记，

见多识广。我有一事不明，还请龟王不吝赐教。”说罢，扫视一下周围，尔后一双血红的眼睛盯住龟王。龟王明白，鲨王是想趁机嘲弄自己，虽然心中恼恨，脸上却不曾表现出来，谦虚地说道：“鲨王抬举了。不知欲问何事？老朽如略知一二，自当奉答；如若不知也好求教他人。”鲨王嘴角一撇，心中暗道：“这个问题我琢磨数年，一直不解，你能作答？！哼哼，非叫你当众出丑不可。”想到此，他微微一笑，说道：“这个问题就在眼前。”“噢？”龟王伸长脖子等待下文。鲨王又一扫视周围，然后一字一板地问道：“您



说，这海水为何苦咸？”龟王听罢，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说：“老夫献丑了。”“请讲。”鲨王催促道。

“提起这海水苦咸，还有一段故事呢。”龟王顿了一顿，接着讲下去，“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勤劳的渔民在海上打鱼为生。他起早贪黑，拼命苦干，却没换来几顿温饱，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一天，他又到海上打鱼；